



LUOTUO
CONG SHU

● 骆驼丛书

記 冰 心

周
明·著

記
冰
心

·
著

记 冰 心

周 明 著

责任编辑：何志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县牌楼印刷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5 插页：3 字数：38000

印数：1—3600

ISBN7—217—00117—X/I·48

统一书号：10109·2111 定价：0.62元

新书目：87—27

目 录

迎着春光·····	1
那芳香沁人的月季花·····	9
人间重晚晴·····	14
又见水仙花开时·····	19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25
远山红叶·····	43
瑟瑟和鸣·····	53
记冰心·····	59
她家的咪咪·····	74
后记·····	76

迎着春光

冬天毕竟过完了。春来了，春天的脚步渐渐近了，近了。美丽而和煦的春天，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给世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啊，在北方，这正是春游和探亲访友的好时节。此时，我想起应当到郊区去看望冰心老人。

冰心同志今年已届八十四岁高龄。多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加之老人对我的格外关怀，似乎已经成为习惯，每隔一段时日我总要去看望她。可有时由于工作一忙，又因为她住在郊外遥远的民族学院，稍一疏懒，便好久未去。常常是，不定哪天，老人家就会亲自打来电话，亲切地责问：

“你怎么好久不来玩呐？”这种时候，我便在下班后，宁肯蹬上自行车“长途跋涉”，赶紧去看望她。她总是高兴地向我讲述许多有趣的事儿。同时，对刊物的工作，对一些作家的近况，对新的作者新的作品，她也都仔细询问，非常关心。

我不久前的一次去拜望她，记得是在今年元

月十五日——一个冬日里阴冷的星期天。那是因为中央电视台为她拍摄一部创作生涯的记录性艺术片，而约我和二十多年前冰心采写过的“五个孤儿”一起去。这之前的十三日，我已经接到通知。然而下午，冰心同志又亲自打来电话，告知我这件事。并说：“你好久没来，我们搬家了，现在‘鸟枪换炮’了，房子宽敞啦！你来玩吧！”

我说：“我一定来！祝贺您乔迁之喜哇！”

电话中，她朗声大笑了。

星期天，我如约前往，新居确实宽敞多了，除了居室有所改善外，还有了一个小客厅。我到时，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已经开始工作。水银灯大放光明，也增添了室内的温度。因而尽管窗外寒风瑟瑟，凉气袭人，但屋子里却暖意洋洋，热闹异常。拍摄完毕时，已是黄昏时分。告辞时，许是由于职业的习性，我恭敬地问起她最近写了什么文章没有？不料，她笑而不答。往常她可不是这样，我觉得有点“反常”，便回头向她的二女儿吴青探询，吴青这才噗哧一声笑，悄声告诉我说：“我娘刚刚写完一篇为叶老（圣陶）九十寿辰和巴老（巴金）八十寿辰祝贺的文章，是上海一家报纸约写的。她怕你知道了却又不能给你们，多不好意思。”老人的心肠多好！

过了不久，大约是三月十一和十二日，中央

电视台连续两天，以“生命之树常青——记女作家冰心”为题，播放了那天制作的节目。时间将近半个小时。概括地然而艺术地再现了作家冰心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经历和创作生活。我觉得节目是编导得成功的。看得出编辑、导演和摄影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据说观众反映也不错。当时，面对电视机的荧光屏，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又想到：如若能有一部更为详尽的影片或电视片，将冰心老人的创作生活记录下来，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因为她步入文坛、辛勤耕耘已是漫长的六十多年了！

写在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些有趣的事儿。我曾有幸多次陪同冰心同志采访，常常是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干什么工作的，大都知道她。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北京玉器厂参观访问，走到一个车间时，几位青年女工热情地围拢过来，满怀敬意地说：“谢奶奶，我们上中学时，就读了您写的《陶奇的暑假日记》来着。那里面好多事儿就象是写我们的，亲切极啦。那时我们就想见见您，不想今天见到了，我们特高兴！”

也常常有一些女作家告诉她：她们的父母辈年轻时就读了大量冰心的作品，并把珍藏多年的冰心著作交给了她们，一代代相传下来。她们读了这些作品，受到启示，受到影响，甚至促使她

们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八年夏天，正是烈日炎炎季节，当时已是七十八岁年迈的老人冰心，依然满怀激情，采访了全国特等劳模、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售货员张秉贵，写出并发表了报告文学《颂“一团火”》。当时，本来我们想约上张秉贵同志去她家里谈，她却怎么也不肯，说：“采访先进人物，也是个学习机会。我应当去登门拜访，不能让人家跑路。”在她的坚持下，我们陪同她在西苑饭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采访，那是冒着酷暑、顶着骄阳哪。张秉贵也说，从小他就知道谢冰心。就在那次会议期间，姚依林副总理在会见与会的作家、艺术家时，一见冰心老人的面便说：“冰心同志，我从小就读过你的《寄小读者》，写得好哇！”她笑了，风趣地说：“唔，那你早就中了我的‘流毒’噢。”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其实那天在场的还有幽默大师侯宝林哩，他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类似的事还有许许多多……

这次，当我向她告辞，说了声“再见”时，她握住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再见’，不定猴年马月才来。你常来玩呐。说说文艺界情况，说说朋友们的情况我很高兴！”

因此，我觉得我应当尽早去看望她。

.....

于是，清明过后，一个丽日晴天里，我又一次来到北京西郊，走进中央民族学院。啊，林荫道旁青青的草坪里，一丛丛盛开的迎春花，闪现眼前。这迎春花——报春花，绿的叶，黄的花，花团锦簇，婀娜妩媚，真真令人心花怒放，令人心醉！古人说得好：“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天，不仅出现于大自然，也萌动在人们心间呵！

一路春光，一路花香，引我穿过幢幢教学大楼，走进新建教授楼区中的谢冰心同志家。

时值下午，冰心同志正在卧室兼写作间里同丈夫吴文藻先生磋商文稿，也已是八十三岁老人的吴先生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老教授。然而他和冰心同志一样，并不服老，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仍然有着雄心大志。因而吴先生依旧坚持工作，进行学术研究。不久前他还先后在《晋阳学刊》和《民族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新进化论》和《战后西方民族学发展趋势》。除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外，他还带了一名研究生，给予热诚指导和耐心辅导。

虽说两位老者都已是古稀之年，然而他们相互关心，相互勉励，一直不间断地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他们和睦相处，知足常乐，生活得十分愉快。

在客厅里，我们随意谈起许多往事，也谈及当前的散文创作。冰心同志欣喜地说：“从报纸、刊物上看，现在写散文的人多起来了，特别是涌现出一批中青年作家，这是可喜的现象。本来嘛，中国是个有优秀散文传统的国家，前辈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秀篇章，这是值得好好学习、继续发扬的。”她常惋惜地谈起“四人帮”横行时期，作家们包括她自己搁笔十年之久带来的损失。她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家实行四个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沸腾生活，在召唤着作家；大时代变革的浪潮，在推动着作家。现实生活又给了她这个文艺老兵以极大鼓舞力量，她怎能不写呢？！她主张，散文一定要有真挚的情感。要抒真情、写实境，才能引起读者共鸣。多年来，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青春的活力。

她喜欢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晚晴》诗中的“人间重晚晴”的精辟诗句。这其实也正是她晚年生活的写照。如今，她除了参与必要的社会活动、会见必要的外国朋友外，每天坚持写作；写回忆录，写散文，偶而也写点理论文字。一般她是上午写作。下午，看看资料，会见朋友，有时和家人一起聊聊天。一张一弛，劳逸结合。她的生活极其有规律，因而也很有效率。她的文章，思路清晰，文笔依然流利清新，如行云，似流水，舒

卷自如，潺湲通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次，由于我们相约要利用大好春光照几张像，她让女婿陈恕担任摄影师。并提议：咱们在总理遗像前面去照。那是在她的客厅里，一座典雅古朴的书柜上端，悬挂着意大利一位朋友为周恩来总理端坐在沙发上，凝神沉思时所拍摄的那幅照片。我们小心地搀扶她从沙发上移动过来，安坐在书柜前面的椅子上，正好在总理的遗像下。她刚一坐定，神色严肃地然而深情地向我指了指书柜顶端摆设的那瓶插花，示意我看。呀！是马蹄莲！盛开的马蹄莲！旁边还有一瓶散发着幽香的郁金香，献在总理的像前，她说：“那是总理生前喜欢的花。”我已经明白了，点了点头。这是主人多么精心、多么深情的安排。又是多么触动人心哪。

我知道冰心同志和她的一家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照毕像，我提起几件记忆中的往事。不料，这可引起了老人的绵绵思绪。她忽然说：“噢，对喽，有一件事，一件我埋藏在心底的事，我还没有对你说过吧？就是五七年文藻被错划右派后，总理知道了，有天，他和邓大姐把我接去，给我谈了许多话。临走，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现在需要的是，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给了困惑

中的她极大的温暖和力量，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多么感人的一幕！此时，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中。

……不知不觉，天已近黄昏。夕阳西下。晚霞照进这宁静的客厅，顿时，使得客厅里充满了彩色，充满了暖意。我们该告辞了。临别，我又提起稿子的事，希望她老人家能尽早写出。因为，今年的国庆节，也正是她一向所关怀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呢。她诚挚地说：“这篇文章我要写的。写好了就叫你来看。今年，我要趁大好春光，多多写呢。”

这时，在绚丽夺目的晚霞映照下，面对年逾八十高龄、而却依然辛勤笔耕于文坛的冰心老人，我的脑海中忽然又闪现出老人所喜欢的《晚晴》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哦，冰心老人正是这样。她特别珍视人间这晚晴天气。她的晚年生活充满欢乐，充满生机，如同那遥远夕阳的余辉照映，散发着蓬勃的余热，闪烁着耀眼的光亮。……

一九八四年初春，北京。

那芳香沁人的月季花

五月的傍晚，微风吹来，天气依旧有点凉意。然而一走进冰心老人的家，却总是暖意洋洋，一派欢乐气氛。今夜我和泰昌来，完全是一次突然“袭击”。因为往日来，总要事先电话约好。当我们踏进客厅时，冰心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不料，见我们来，她居然中断电视，兴奋地呶呶嘴，目光朝向墙壁上悬挂的总理遗像，说：喏，你们两个来得正好！看那束芍药花，开得多旺，多漂亮！

我们近前一看，果然是束盛开的鲜花。不过，是芍药，不是月季，也不是玫瑰——而平时，她献在总理像前的总是玫瑰或月季。这也是冰心最喜爱的两种花。因此我们有点疑惑，她看了出来，于是招呼我们走进卧室，摆在书桌上的几帧她和邓颖超同志合影的彩色照片，使我们明白了过来。

她说：“这芍药就是邓大姐前两天送的，而且是她们家里养的花。所以我把它献在总理像前，总理一定也会感到欣慰。”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在五月十八日上午，冰心和邓颖超同志应北京北方月季花公司的盛情邀请，同去鲜花盛开的月季园里赏花，两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这是十分难得的事。

那天天气还并不怎么好，是个半阴天，略带凉意。冰心老人天一亮就起个大早，做好出门的准备活动。她已经很久足不出户了，除非进城上医院检查身体。想想看，如今她已经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

上午十点半左右，冰心在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外孙陈钢的陪同下，进了月季园。呵，上万多朵绚丽妩媚、五彩缤纷、璀璨晶莹、芳香沁人的月季花，看得老人乐得合不拢嘴，加之花园里新鲜的空气，欢乐的人群，使老人感到格外兴奋，格外激动，她已经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氛了。直说：太好了，太好了！

大约十分钟后，敬爱的邓大姐在秘书赵炜的陪同下，也赶到了。这位年事已高、公事繁忙而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踏进花园，立刻被游园群众亲热地围拢起来，向她热情致意。她很快找到了作家冰心，两位久违了的老人，在鲜花如海的月季园里，高兴地会面了。

邓颖超笑容满面地紧紧握住冰心的手说：你

好哇，冰心同志。我真想你，一个惦念，一个想！早就想去看你，可听说你住的是楼房，我就不便去了。今天听说你来，我高兴地也来了。

正是由于事前听说冰心也来赏花，细心地长于关心人的邓大姐便从她家院子的花圃里采撷了一束盛开的芍药花——一朵玫瑰色，三朵雪白色，特地带来送给喜爱鲜花的冰心。并说：“这是我家养的花。我祝贺你八十六岁生日！你气色真好，不象八十多岁，希望你总象鲜花一样！”

冰心激动地握着邓颖超的手说：“谢谢！谢谢！我的生日还早呢！”

邓大姐说：那就预祝吧！冰心又一次紧握大姐的手，表示由衷感谢！

“我很敬佩你呐，冰心同志。”邓颖超说：“我年轻时，那时在天津就知道你。你为人民、为儿童写了那么多东西，一直到现在还坚持写呢，没有终止，没有休息，为人民服务，为儿童服务！”

冰心欣慰地笑了，赶忙说：“你过奖了。这些话就别提了。”

“这是真的。”邓颖超认真地说，“我讲的是实话。”

接着，邓大姐又关切地问：“吴老（指冰心丈夫吴文藻先生）怎么样，他好吧？”

“他已经过去了。”冰心回答说。

“噢，我还不知道。”邓大姐说，“要是知道，我要表示悼念呢。”

冰心说：“因为文藻遗言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所以我没有告诉你。”

邓大姐说：“我和恩来的意思也是这样。”

接着，两位老人又愉快地谈开花事。邓大姐告诉冰心，她家院子里养了许多花，有好些名贵品种，十分惹人喜爱。她问冰心养什么花？冰心说，她现在住的是楼房，种不了花，只有几株盆栽的花，放在窗户台上。还有就是北方月季花公司的同志，每个礼拜都给她送去鲜花，她就插在花瓶里观光、欣赏。

邓颖超说：那好哇，有鲜花就好。看见鲜花，心旷神怡！

冰心点头表示赞同。她说她所以喜欢鲜花，特别垂青月季，不仅由于月季花美花香，而且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月季，只有风骨，没有媚态。所以格外叫人喜爱。

邓颖超、冰心两位老人饶有兴味地交谈着，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谈兴甚浓。

是啊，她们好久不曾见面了，虽然身居一城。邓大姐肩负重任，忙于国事、大事，不得空闲；谢冰心身为作家，勤于笔耕，忙得不亦乐乎。我

记得两年前，冰心因病住院时，恰逢邓大姐也在住院，两人同住一个医院一幢病房楼。常常互致问候，互相祝福。邓大姐托付秘书送来美丽的鲜花，就是她家院子里的。冰心也以芳香的花束回赠大姐。象这般心照神交、相知有素的友谊多么难能可贵。象今日如此不寻常的赏花活动，又是多么难得，多么意味深长。

时光不知不觉已经流逝过了一个多小时。两位老人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日。将要分手时，相互依依不舍。冰心忽然想起她应当回赠邓颖超什么。来时，却没有来得及准备鲜花，此时灵机一动，她捧起一簇鲜活的月季花说：“这是北方月季花公司送给我的，我很喜欢。现在我送给你吧！祝你愉快！”

“祝你健康！”

邓颖超，谢冰心今日相会在花团锦簇的月季丛中，也别离在芳香沁人的花丛里，愿这美的花，花的香，百花争妍的喜人景象，留在她们心中，陪伴她们愉快地欢度晚年！

一九八六年初夏，北京。